

往事钩沉

# 想起当年建“天路”

周海德

“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冈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……”每当听到《天路》这首歌时，我就会想起当年在青藏高原修建青藏铁路时的情景。

## 盐湖没有湖

1975年初，上级决定调我们部队去青海格尔木，担任修建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任务，我们连负责一段路基工程，靠近察尔汗盐湖。有的同志高兴地说：“在中学念书时，就知道盐湖是我国最大的盐池，储量500多亿吨，可供全世界的人食用1000年，但不知道它是个啥样子，这次可以见到庐山真面目啦。”也有的说：“盐湖肯定是一片白茫茫的湖海，铁路从那通过，也像跨黄河、越长江一样，一定要架一座铁路大桥。”可是，当我们和先头部队乘解放牌汽车路过盐湖时，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懵了，哪里有什么湖海？举目了望，褐色的天空没有一只飞鸟，盐



难忘时刻

## 荧屏前的收获

杜浙泉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家买了一台降价的匈牙利产二十英寸黑白电视机，消遣解闷带来欢乐，却也为两个七八岁的女儿看得上瘾影响学习而苦恼担忧，几经琢磨，生出个扬长避短化弊为利的主意。

我发现两个孩子看电视喜欢谈论好人坏蛋，便以此为突破口问她们：“哪个是好人？好在哪儿？哪个是坏蛋？哪儿坏？说对了有奖！”所谓奖品，是我事先藏好的在当时舍不得多买的北京杂拌糖。两个女儿争相回答，我一看有门儿，要着玩着还学东西，又让两人说剧情梗概，慢慢地引导她们总结剧的中心内容和主题思想。为营造气氛，妻也凑热闹。

那时二女儿刚上二年级，尚未开设作文课，我索性拔苗助长，让她先走一步“陪”姐姐。我结合镜头画面，随时介绍一些我学过的写作知识，诸如比喻、夸张、拟人、倒叙等手法的运用以及景物描写对刻画烘托人物的作用等，还让她们设想主人公的结局，评点全局立意构思和情节处理。

接下来，我减少了每月固定给她们的零花钱，把奖品改为奖金，分一角、五分两等；一个晚上下

地上不见一株绿草，整个天地是枯竭的，苦涩的，连吹的风都带有咸味。辽阔的地面像光秃秃的田野，湿漉漉，平坦坦，阳光一照，遍地闪烁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光，耀眼夺目。嗨，原来盐湖没有湖啊！

## 帐篷窑洞

4月，内地已是阳光明媚，春暖花香，而地处戈壁滩的格尔木却是狂风怒吼的季节，八九级狂风时有所见，风沙打得人们睁不开眼睛。我们先头部队在工地上架起几顶帐篷，第二天夜里，忽然从昆仑山口钻出一阵狂风，立好的帐篷全都被连根拔起，风筝似地飘上了天空。

我们走访当地群众，公路道班的师傅对我们说：“帐篷不能立在地面，狂风来了肯定吹跑，应立在地下面，然后四周用土坯砖围起来，这样就不怕狂风了，而且住在里面冬暖夏凉。”我们按照此办法，先挖一米多深的坑，再把帐篷立在坑里，然后把稻草切成一段段，与泥巴和均匀，打成土坯砖，晒干后，围着帐篷砌成墙，墙外用沙土填密实。一顶帐篷就像一孔小窑洞，果然不怕大风吹，人住在里面还舒服。有的同志风趣地说：“帐篷窑洞当营房，住在里面睡得香。”

## 看不见桥墩的桥

连队负责的这段路基工程，其中有一小段的地下面是饱和粉细沙液化层，软得像棉花，承载力很低，在这上面跑火车肯定不行。因此，我们要靠科学修路，采取打砂桩的办法。就是用打桩机，把大量的砾砂挤压到液化层里去，形成梅花型砂柱子，然后在上面铺层路基，路基上面再铺上枕木、钢轨，火车就可以在上面跑了。

我们共打进了28000根砂桩，总进尺等于钻通7座半珠穆朗玛峰，终于建成了一座长2.7公里看不见桥墩的铁路桥。

来，次日的冰棍钱绰绰有余。似这般既看热闹又看门道寓教于乐的做法不敢说管大用，但至少激发培养了她们的兴趣爱好。一年后，大女儿的一篇习作入选市级优秀作文选集。从四年级起，她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多次获全市作文比赛一、二等奖。后来这般哄小孩式的颁奖方式不灵了，但四口人在荧屏前评头论足甚至抬杠打赌，直到面红耳赤地找资料查字典，或到剧终予以证实，却成了我家看电视保持了好几年的习惯。

光阴荏苒，两个女儿先后走出中文系校门迈入电视台门槛。说来甚趣，老二上高中时就迷恋播音行当，着魔似地模仿荧屏上的声调，对着镜子反复揣摩演练，妻子劝其“别瞎耽误工夫”，岂知她痴心不移竟梦想成真，又经广播学院深造，成为采、编、播兼做的记者型主持人。

“取之于电视，用之于电视”、“从荧屏走出，回荧屏中去”，是我对女儿跟电视打交道轨迹的浓缩，我将这二十个字“比照”对联且戏用“坐享其成”作为横批——坐在电视机跟前，享受她俩在电视哺育下成长的喜悦。

小时候放了暑假，作业不多。城里的孩子们聚在宿舍大院里弹玻璃球、拍烟盒、撞拐拐、跳格格，玩什么都起劲。乡下的孩子们玩的视野就宽阔多了，田野里许多动物昆虫都是他们的玩伴，掏麻雀、抓松鼠、摸鱼儿、捕蚂蚱、粘蜻蜓，捉马蜂……

## 童年记录

## 捉只马蜂牵着飞

梁建军

马蜂给人的印象就是蜇人比较厉害。其实，蜂的种类有很多，在村里常见的有蜜蜂、土蜂、马蜂、麻子蜂……土蜂窝大多在田埂上，土蜂呈黄色，个头短粗，一窝蜂有几十只至上百只，惹着它们会倾巢而出，群起而攻，人们跑得慢了躲藏不及，轻则蛰几个包，重则后果难预料。马蜂单兵作战最厉害，个大体长，红褐色，常在无人住的旧房子、柴房和猪圈筑巢，一窝蜂有几十只到几十只。由于马蜂住在村里面，和人接触多，通常与人相安无事，但骚扰了马蜂，就会对人攻击。

发现马蜂窝，男孩子们就有一种冲动，总想捕掉它。我们找根高粱秆，其他人远远躲起来，胆大的人慢慢接近马蜂窝后一捅，那马蜂“嗡”的一声就“炸窝”了，全都飞了出来，找着人就会用尾部的刺蛰人。捅蜂窝的人会迅速向远处跑去，躲开马蜂的攻击，如跑得慢，有马蜂追来，就要趴下蹲下，用衣

服裹住头脸，这样大抵会躲过一劫。被马蜂蛰了就会起个红包，通常抹些醋糟就会减少疼痛。村里家家酿醋，醋缸里上面是醋，下面是糟，醋糟是经济方便的消炎药。

还有一种马蜂是不蛰人的，这种马蜂头部有一块白，人们称它为“白脸”，比普通马蜂个头大，颜色深。说它不蛰人，其实是因其尾部的刺是双刺，不尖利，刺不进皮肤、不疼，也就无害了。它和其它马蜂住在一个巢上，一个巢上难得有三两只，捉起来难度也很大，既要捉“白脸”，又不能激怒红脸马蜂，我们就要耐心等着其它马蜂飞离蜂巢或“白脸”飞出来后再捉。

捉住“白脸”，找一根细线，拴在它的腰上，手里牵着线，马蜂在前面飞，大家跟着跑。有时捉住几只，小伙伴们就一人牵一只，比谁的“白脸”飞得快飞得高。玩得痛快了，无聊了，或被大人们呵斥了，就把线解开，或咬断，让它重归大自然。

现在想起来，感谢童年时那么多的小生灵，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欢快的时光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。同时也感到，委屈了那些小生灵，给它们带来了伤害。



岁月留痕

## 三伏晒书

王永清

中国自古就有伏天晒书的习俗，“三伏乘朝爽，闲庭散旧编”，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，把一册册书抱到院子里晾晒，该是一件多么风雅的事。

我小时候住的是土坯房，家里没有书房，也没有像样的书柜，书要么码在木桌上，放在纸箱里，或者堆在床头上，很容易受潮。书有一部分是父亲的，父亲是一位民办教师，各种教学用书随处可见。另一部分是我的，大部分是小人书，还有《少年文艺》《封神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以及四大名著等。

当三伏来临，父亲会择一个晴好的日子和我一起晒书。我们先在院子里放两条长板凳，将一块门板支在上面，然后，把书一摞摞地抱出来，小心翼翼地一本本铺开，摊在门板上晾晒。

父亲对他的书很珍惜，用一块半干抹布小心翼翼地抹去书上的灰尘、霉斑，像怕碰疼了那些书似的。有的书起了毛边，父亲就用光滑的磨刀石压平。发现书有脱页、破损的，就用胶水粘好。父亲做这些事时很从容很细心，这是一种惜物的心态。

我则像元帅检阅士兵一样，在门板间来回走上几趟，边走边瞧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自豪感。每一本书都是我的一笔财富，都有一个故事，记录了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

记得《闪闪的红星》这本小人书是我挖药草买的，为了赚钱买它，我在几座山之间寻觅一种叫桔梗的药草，卖给土产公司，换来几角钱买了它。还有一本《挑滑车》，讲的是岳飞手下大将高宠的故事。那次我过生日，父亲给了我两角钱，我决定去买一本《挑滑车》。买书要过一条河，那几天刚下过雨，河里涨了水，但我仍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，一个人趟河而过，水把我冲得摇摇晃晃几欲跌倒。回来时是父亲知道后把我背过来的，为此我还挨了一顿打。

在过去的岁月，晒书是护书的主要途径，书晒过之后，每本书都吸收了阳光的味道，散发出好闻的油墨香，让人无比舒畅。

乡土记忆

## 到西瓜地买瓜

寇俊杰

我的家乡地处平原，不是盛产西瓜的地方，印象中最近的瓜田离家也要二里地，是留根爷家种的。到了西瓜成熟的时候，隔上十天半月，父亲就叫上我，他拿着塑料编织袋，让我提着竹篮，到留根爷家的瓜地里买西瓜。

我们去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，这时虽然不是烈日当头，但空气经过一天的炽烤，余温还是很强烈的。没出村子，我的褂子就被汗水浸透了，可父亲依然迈着他那有力的大步，我不得不小跑着跟上。好不容易到了留根爷家的西瓜地，西瓜棚就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下。瓜棚是用玉米秸搭的，像个A字，一张床就占了一半的地方，外面是用树枝搭的一个凉棚。每次我们来的时候，棚下总是或蹲或站着好些人，有来买西瓜的，有从地里干活回来路过这里的，但不管是谁，他们都是手里捧着西瓜，边吃边说笑着，见又有买主来了，他们让出一个地方。我们刚走到棚下，留根爷就已经把浸在水里的西瓜拿到了木板上。水是他从井里打上来的冰水。只听“咔嚓咔嚓”几声，留根爷切开西瓜，笑着对我和父亲说：“来吧，先尝尝。”我们毫不客气地走上前去，一人一块，大口吃起来。汁甜味美的西瓜，再加上冰凉冰凉的感觉，几口下去，暑意顿消，一身汗也没了，让人感到通体清凉，精神倍增。

到留根爷的瓜地买瓜可以先随便吃，而且完全是白吃。我们吃西瓜的时候，留根爷拿着我们的编织袋，到瓜地里给我们摘西瓜，然后背回来，和父亲抬着过秤。留根爷的瓜地里有一种叫“牛角酥”的甜瓜，特别好吃，还种着面瓜，父亲就买一些。甜瓜又酥又脆，主要是让我和哥哥姐姐吃。面瓜又软又面，主要是让爷爷奶奶吃。这两种瓜都贵得多，父亲一样只买两个，装在竹篮里让我挎着。但每次付完钱，留根爷总是再往我篮子里放一个面瓜，父亲不让或是要付钱，留根爷说什么也不收，说是让老人们尝尝他种的面瓜，这也是他的心意。

回来的路上，父亲总要感慨几句：“你留根爷是个人，种瓜多累啊，可是去地里干活的人路过他的瓜棚，他总是让人家进去吃西瓜，还不要钱。都说他种的瓜甜，实际上是他对人太实在了啊！”